

# 黑土地上“铁娘子”，收拾了一个“烂摊子”

记黑龙江富锦市福祥村支部书记“拼命三娘”姜驰



▲ 姜驰在福祥村稻米基地。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

一个谁见了都绕着走的“烂摊子”，被她的“铁腕”掰成了兴旺宜居的“先进”村；一个不靠城不靠镇不靠山不靠水、没有任何地域和资源优势的普通村，被她的公心“焐”成了附近十里八乡羡慕的“福祥村”……这个“铁支书”是如何做到的？

本报记者谢锐佳、邹大鹏、杨喆

“铁支书”姜驰，不是铁打的。坐在老伴儿坟前，她攥着农药瓶嚎啕大哭：“给儿女添了几百万元的债，活不起来；死，死不起来，这可咋整？”

一仰脖，农药烧得嘴生疼，卡在嗓子眼愣是没咽下去。

没人知道，这个村民眼中喊里叫嚷“硬气”了一辈子的“拼命三娘”，竟还有这么难捱的柔弱时刻。

“不能死，还得干！”农药烧得嘴唇皮烂、肿大外翻，疼得发木，听说味精能解毒，她就一把把地往嘴里塞。

## “铁支书”？“苦支书”？

“咱家有地、有车、有鱼塘，你遭这罪图啥？”儿女们最初坚决不同意姜驰当选村支书。

黝黑的面庞，爽直的笑容，说话快得像放枪。走路一瘸一拐，那是做工作挨打落下的毛病；嗓音沙哑，那是喝农药后留下的“印记”……

如果不是坐在炕上拉开“话匣子”，你根本无法想象，眼前这个带领大伙奔小康的“铁支书”，竟是遭了大把罪的“苦支书”。

黑龙江富锦市福祥村曾是远近闻名的“烂摊子”——“人心散、兜里空、村风差、百姓穷”。

当地曾流传着两句民谣——“福祥村，不享福，那叫一个苦”“好女不嫁福祥男，偷鸡摸狗多懒汉”。

2000年，姜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“咱家有地、有车、有鱼塘，你遭这罪图啥？”儿女们最初坚决不同意。

当时，全村集体欠外债200多万元，人均收入不足600元，村土地承包关系、财经管理秩序混乱，村民打麻将成风，仅大龄光棍就有30多个，是远近“闻名”的“乱村”，几届村党支部班子都无能为力。

“我是党员，举过拳头（宣誓过）哩！”入党5年的姜驰敢接这个“烂摊子”，是掂量过自己“实力”的——她是村里第一个响当当的“万元户”、致富带头人；当过大嫂队长、妇女主任、村委会主任，古道热肠的她在村里有一定威信……

治穷先治乱。

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为村集体“清欠”——当时村集体欠外债200多万元，全村137户中有78户欠集体账。

“一个女人，能有多大能耐！”不少村民等着看热闹。

姜驰挨家挨户做工作。然而，从村民口袋里掏钱可不容易，有的见她就破口大骂，有的赖在她家又哭又闹，有的半夜砸玻璃扔石头，把家里的小孩吓得整宿睡不着觉。

更有甚者，大打出手。

“刚开始几乎天天挨打，踢一脚，怼两拳都是

小事。”这些话今天从姜驰口里蹦出来显得轻描淡写，但可以想象，作为女同志，当年真是“太难了”。

“这‘铁娘子’真是被‘打’出来的。”心疼她的村民说。

最重的一次，她的腿被欠账“钉子户”用农具打坏，留下了终生残疾。“当时膀胱也打坏了，现在出门也不敢喝水，一着急就憋不住尿！”

有一次在稻田地里，带着记者一起查看稻田长势的姜驰，悄悄地用外衣罩住了湿淋淋的裤子——当年落下的尿失禁毛病，还没去根儿。

78户，姜驰一家一家磨，一点一点做工作。“这‘姜大虎’真抗造！”不少村民开始心底里佩服。

让她落下腿疾的村民儿子结婚没钱，她立马送去了两万元救急；看到不务正业的村民打麻将，她就苦口婆心地去“搅局”，给大伙联系打短工干正事儿；谁家缺种子化肥，她去商店担保赊欠，村民到秋还不上，她去还；谁家种地、收地缺少劳力，她挽起袖子就进地帮忙；谁家的机器长年放在院里，谁家想用，连招呼都不用打……
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不信焐不热。”姜驰信这个理。凭着这股子“韧劲”和“正”劲儿，被认为“不可能做到”的87万元集体欠账收回来了，她硬是把村风“掰”了过来、走上了正道儿。

## 治穷致富，得有“两把刷子”

姜驰把心一横，“赚了是你们的，赔了算我的，我把房子和拖拉机押上给你们贷款”

穷则生乱。姜驰认识到，治乱只是“打底子”，福祥村要像村名一样真正实现“福”和“祥”，要靠发展。

地处三江平原腹地——这块由中国三条大江黑龙江、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汇流冲积形成的肥沃黑土地，福祥村耕地不少，可日子为啥总过得紧巴呢？

“地是肥，但地势低，总被水淹。”姜驰刚嫁到福祥村时，整个家族全部财产就是三间漏雨的破草房，“没有布，婆婆就用苞米叶子给小叔子们做草鞋穿。”她结婚时，除了一顶蚊帐啥也买不起。

被贫穷刺痛的姜驰，很早就是村里“脱贫致富”的带头人。

高中毕业的姜驰脑子活，1975年政策稍松动，她就在家养猪。她把别的生产队不要的“豆粕”运回来掺在猪草里喂猪，“猪都用感激的眼神瞅着我”。姜驰幽默地说。

第二年，“猪们”给家里带来400元钱的收入——在那个年代，这堪称一笔巨款。

1983年，福祥包产到户。姜驰和家人又在水草丰美的水泡子边上养了三千只大鹅。“蚊子往水靴和裤脚里猛钻，叮了一圈又一圈的包。”姜驰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一家人的辛苦。还好“鹅们”很争气，不菲的鹅价让姜驰成了村里第一个“万元户”。

拎着30户乡亲凑的半麻袋现金去办手续，姜驰心里也有点哆嗦——总算把全镇第一个“农机专业合作社”的牌匾挂起来了，一批崭新的大农机也开进了福祥村。

为了“证明”大农机是治疗黑土地“板结病”的好手，合作社决定低价给附近村屯深耕整地“打样儿”。

结果，当年入股村民不仅没有分红，还赔了10多万元。这第一只“螃蟹”，吃得有点扎嘴。

还好，第二年合作社的土豆产量就上来了。

## 户”、评上了富锦市劳模。

但是，自家能挣钱跟带领村民集体发展，那是两个概念，得有“两把刷子”。成了福祥村当家人的姜驰，行么？

她想把低洼旱地改成水田。可是，村里人穷怕了，也没有家庭“折腾”，犹豫不决。

“改变大伙几十年种田的‘老黄历’，真挺难！”姜驰理解村民的担忧，她把心一横，“赚了是你们的，赔了算我的，我把房子和拖拉机押上给你们贷款。”

姜驰拿出家里的存款，帮村民先还了部分信用社欠款，办理了抵押贷款。接着，她又“磨”电力部门给村里架起了灌溉高压线——部分水田好歹先种起来。

当年，种水稻的村民平均每户比种大豆增收3000多元。能多收入谁不干？不用劝，观望的村民也都主动“旱改水”了。

低产旱田改种水稻，村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。目前，福祥村经营的水田有1万多亩，其中部分是高品质有机水稻。

包产到户解放了生产力，但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的弊端又反过来制约了向更高层次发展。

一马平川的三江平原其实是最适合土地规模经营、大机械耕作的。

2009年，中央“1号文件”强调要“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”。这一年，富锦市推进农机合作社试点。

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姜驰立刻放弃上级部门奖励的出国参观考察机会，决定抓住这个机遇带领大伙把村里的发展再提提质。

“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啊，可乡亲们一句话让我踏实了——‘你要有信心，俺们就跟你干，大伙都信你。’”

拎着30户乡亲凑的半麻袋现金去办手续，姜驰心里也有点哆嗦——总算把全镇第一个“农机专业合作社”的牌匾挂起来了，一批崭新的大农机也开进了福祥村。

为了“证明”大农机是治疗黑土地“板结病”的好手，合作社决定低价给附近村屯深耕整地“打样儿”。

结果，当年入股村民不仅没有分红，还赔了10多万元。这第一只“螃蟹”，吃得有点扎嘴。

还好，第二年合作社的土豆产量就上来了。

子，遭了那么大的罪，还总是那么乐观，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这精神头从哪儿来？

“我现在可不敢歇着，等啥时候咱村有八成的乡亲存款能到30万元，我就能安心了。”为了发展民俗旅游产业，姜驰二话不说，没收任何租金，就把村委会旁自家的二层楼交给了企业使用，改造成了农家乐。

平时，她就住在村委会，饿了就去村里亲戚家蹭一口。有一年冬天，错过了饭口，她带着记者来到兄弟媳妇家，扒拉着冰凉的粥，大葱蘸着大酱就对付完了午餐。

“讲吃讲喝算个啥？大伙不说党员干部风凉话，那才是干了正事，心里才能热乎啊！”看记者有些心疼她，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反而哈哈笑了。

对自己“抠门儿”不当回事儿，对村民的事儿却看得比天大。走进福祥村的民居，洁白的冲水马桶和热水器让卫生间透着舒服劲儿，“夏天蚊虫扎堆臭气熏天，冬天冻得生憋着不想出门，旱厕者遭罪了。”在姜驰的争取下，小村结合旅游产业发展搞起“厕所革命”和太阳能路灯亮化，美丽乡村宛如田园画。

抽水马桶、有线电视、互联网、汽车……城里有的，村里一样也不缺，而当年的大龄光棍们也大多“脱单”了。

建育秧车间、与大型加工企业搞订单农业、注册“姜妈妈”品牌……作为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党的十九大代表，姜驰感受到新时代自己肩上的新责任——在乡村振兴战略里找高质量发展的出路，鼓起村集体的腰包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、让农村成为美丽宜居的家园，成了她“追福”的新目标。

不过，要强的姜书记还有一块心病。

她说，自己已经65岁，现在新技术那么多，有点“跟不上形势”了。她特别希望有知识、有能耐、有公心的年轻人赶快接她这个班，实现“更高质量发展”。“我现在又成了‘小学生’，啥新鲜东西都得重新学，都想试试，最盼着咱村能干的年轻人冲上来、顶起来！”

有一年，姜驰获得了一个荣誉去省里领奖，回来的路上她牢牢地抱着几十块钱的金属奖牌，却把价值几千元的电子奖品忘在了火车上，直到回家才发现。“有人说我是‘姜大傻’，可我一点也不傻，这奖牌就是群众的口碑，是群众对我最大的认可。”

采访接近尾声，当得知那年把姜驰暴打致瘸的村民后来成了她最坚定的拥护者，当听到有的村民直接喊她“姜妈”的时候，记者多少明白这名老党员为何有这么大的劲头了。

今年的瑞雪一场接着一场，是个好兆头。远望村口的红色大门，年味和喜气扑面而来，不少院落已经挂起了大红灯笼，姜驰步履匆匆来到合作社场院里查看农机保养情况。

“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‘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’，咱名里带着‘驰’字，更不敢歇脚了！”姜驰带着东北人特有的诙谐，不忘幽默一把自己。

（参与采写：何山、王建）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微视频：《铁娘子到底有多“铁”》

# 没有四肢也要“站着活”的“筷子哥”



“筷子哥”袁立东没有健全的身体，但有健康的灵魂；他的笑格

外爽朗，乐观到好像不曾被苦难击中过。没有四肢，如何争取幸

福——袁立东的成长经历，或许给了我们答案

本报记者高爽

一把轮椅、一部手机、一根叼在嘴里的筷子，是身患海豹肢症的袁立东做直播时的全部装备；一根特制拐杖、一条用汽车胎缝制的裤子，是他“站着”迎战苦难的“武器”。

今年34岁的袁立东出生于辽宁锦州北镇农村，因罹患先天性海豹肢症，出生便没有四肢。因残失学、各地唱歌卖艺……饱经磨砺的他，近而立之年才通过网络找到谋生手段。

从自力更生到养家糊口，袁立东没有四肢，但肩膀依旧厚实。

## 改变人生，从认可自己开始

2009年，袁立东与妻子在忐忑与期待中迎来他们的孩子。“见儿子第一面时，就想看他小手小脚”

“聊什么话题没关系，但你得把我当作正常人。”袁立东坐在轮椅上，脸上露出了朴实的

笑容。

34年前，袁立东的出生并没有为贫困的家庭带来预想的喜悦，相反，没有四肢的婴儿在小山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“生下来后，就是个肉球。”据袁立东父亲袁凤祥回忆，儿子的病症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，也使整个家庭陷入无边绝望。

“家里日子困难，有人劝我们放弃他。我们曾把他放在大炕另一头，他哭三天，我们撕心裂肺了三天。最后，他妈妈哭着给他喂了出生后第一口奶。”与父母一同经历了痛苦挣扎，袁立东最终活了下来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袁立东到了上学年龄。“我喜欢上学，在学校读书会感觉自己跟健全人没啥区别。”但由于身体原因，他只读了三年半书便早早辍学。

为了维持生计，袁立东跟着父亲到各地唱歌卖艺谋生，“流浪生活并不好过，一年下来，回家还要借钱过年。”

在最艰难的日子，袁立东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。2008年，袁立东在山西大同卖艺时遇到了妻子柴盼霞。“我俩性格都很开朗，他对我

也好。”

第二年，袁立东与妻子在忐忑与期待中迎来了他们的孩子。“虽然产检了很多次，但医院传来我媳妇生了、孩子健康的消息时，我一激动，从一米四五高的台子上掉了下来，好在没伤着。见儿子第一面时，就想看他小手小脚。”

从养活自己，到供养家庭，袁立东的生活慢慢拉开新篇章。

## 肩膀厚不厚实，不在于有没有胳膊

借助拐杖，袁立东甚至可以上下很陡的台阶。由于妻子需要照顾整个家庭，袁立东承担起养家的全部责任

袁立东走进公众视野，源于2015年一次网络游戏直播，他为自己取名“筷子哥”。无手无脚的他侧卧在炕上，用叼着筷子的嘴和脸颊肌肉操控鼠标键盘，熟练地进行各种游戏操作。

慢慢地，“筷子哥”游戏水平很高的事情，在网上传开了。

与很多人想象不同，袁立东接触网络并没有那么困难，长时间叼筷子做事让他快速掌握了操控鼠标键盘技能。

游戏直播生涯持续了近3年，袁立东左脸也磨出了一块老茧，长时间咬着筷子，他的牙齿和颈椎像针扎般难受，那根频繁使用的筷子也被咬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，家里有根他倚靠的木柱，也因长期摩擦变得光亮。

游戏直播为袁立东带来一些人气，收入还是

仅能勉强维持生计。但长期左侧卧让他身体状况发生变化，“去医院检查，大夫说我脏器左移，不能长时间躺着了。”

但他没有气馁，并很快关注到网络视频直播，通过网络记录自己的生活。户外徒步、唱歌……袁立东乐观的生活态度也为他吸引了一些“粉丝”。

如今，绑在轮椅把手上的手机支架成了袁立东的“手臂”。天气暖和时，袁立东几乎每天都会到户外直播